

薇薇安的日记：九月—十月

这日记是两个月前写的。这段时间我一直非常地忙碌，因此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这一篇我只能选最重要的事情更新，也顺便简略地提一些其他的。但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分享几张和八月份日记相关的图片。我有太多的照片，



却没有足够的空间分享它们。

这棵巨木有100岁了。我想也许树木活得比动物长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维持静态；因此内部没有产生太多的磨损。以此类推，如果我们照顾自己的身体，让细胞不必这么频繁地替换—



为什么我们不能长生不老呢？

约瑟芬和男孩儿们。在我之前发表的七月—八月日记可以读到相关故事。

接下来要谈到的是，不只在过去两个月，可以说在我整个人生里，那些所有我曾经试着施加影响力以促成改变的事情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写了一篇很短的分析文章，叫做『[终结资本主义](#)』。我们把这篇文章印在传单上，在示威游行的场合分发，也把它贴在我个人自传的前页，让这本书也成为传播此一信息的一种方式。这张传单的正面是一张以红色和绿色划分的世界地图，它所呈现的是：一旦失控的气候变迁发生之后，地球上所剩下的土地范围。

这篇分析是具有爆炸性的，因为一旦你们读了，就会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是问

题的根源，而且每件事都与它息息相关。知识就是力量，你们将会采取行动。

10月29日，星期三：我从最新的消息开始讲起。在我们回顾九月初的日记之前，我必须让你们知道，每天的24小时，我是如何无时无刻地想着怎么做才能最有效地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对抗气候变迁。感谢老天，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这个议题，但我们需要对这议题产生更强烈的急迫感。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将我们推到悬崖的边缘，而我们必须设法阻止他们。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废话，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昨晚我和我的朋友保罗通电话，我想问他关于联合国的事。原因是：我有个机会和潘基文进行半个小时、面对面的个人会谈，但是我必须飞到维也纳去。我的感觉是，我得先对想问他的事情有清楚的概念。保罗是一个艺术家和园艺师，我认为他也是个政治哲学家。他寻求各种资讯，以针对使事情变得更好的方法，产生个人观点。

保罗似乎记得所有的事情。

我向他询问美国那使联合国无用武之地的否决权。他举了两个例子：1) 从70年代开始，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侵略，然而每一次由联合国大会号召的行动都被美国行使否决权给破坏。2) 在南非，最终美国向世界舆论妥协，取消他们的否决权，直到那时南非的种族隔离才结束。我不记得美国（还有他们的英国盟友）是如何绕过联合国这一关，在伊拉克进行不合法战争的细节。

尽管如此，我知道联合国确实也做了一些很不错的工作，并且依然受到尊崇。举例来说：它在世界各地推广『以提供工作取代援助』的计画，我们的非洲包项目就是与这个计画相联结的。我认为联合国曾经有机会可以保护爱德华·斯诺登。我心里想着：潘基文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对于去或是不去的决定，我一直到上床睡觉时还拿不定主意。我们为了反对人口贩卖的议题设计了一张地毯，拍卖的活动潘基文也会参加。我一会儿想着：不论如何我应该去参加这个我们赞助的活动；一会儿又想着：但除非必要我不旅行... 对于是否该去没法儿下定决心。

恰巧我时常在半夜醒来2~3个小时，夜里保持清醒对我而言不是个问题。我并不需要很早就去工作，因为这是我的公司，我的工作时间很有弹性。

我在脑海里想着很多事情，躺在那儿，一个想法衍生出另一个（从前我跟你们提过我所记得的50个长语录，我十分享受把这些语录一句句回想一遍的过程）。我近来一直在学德文，这会儿我记得一些新字，比如：『schwierig』是『困难』的意思，我用它造了一个句子：「这是困难的日子」。这个句子其实是和我的担忧联结在一起的。「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以对抗气候变迁所衍生的需求」，这个想法似乎对于我该问潘基文的问题，提供了显而易见的答案。

我将告诉他我所担忧的事，看看他能帮上些什么。我能请他不断地告诉大家气候变迁的危机是很急迫的吗！？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前有一股反资本主义的潮流正逐渐风起云涌地产生。套用罗素·布兰德的话说：「我们必须瓦解资本主义以拯救环境。」

为了拯救环境，我们必须切换到绿色能源。而时机就是现在！政府还采取撙节措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抓着资本主义不放。陈述沟通时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很重要的，透过使用这个词，人们可以看到每件事是如何地息息相关。潘基文会用这个词吗？当然，除了那些从没想过，在资本主义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经济体系存在之可能性的那些人，每个人都在使用这个词。当你不断引用资本主义以称呼一个金融体系，你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不是『唯一』一个可行的系统，可能还有其他的。我们可以有，也必须有一个不同的系统。我自己在一年前也不怎么使用这个字，曾经用『那腐败的金融体系』

来称呼资本主义，因为用这个字可能会被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接着就没有人会听你在说什么了。但现在透过资本主义这单一个词，你们可以一次性地掌握我们所面临这些问题的因与果。



嗯，我没有马上想到该问潘基文什么问题。我醒来时有两个词浮现脑海：

『紧急』 和 『资本主义』

，同时我感到非常地担忧。虽然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抗争活动，而且随着参加者的互相串联，抗争活动的趋势将愈益升高，但整体的急迫感还是不够强。照理说我应该得准备好出门工作去，但我一直摸东摸西——烦恼着。

最后我做了半小时的瑜珈，瑜珈安顿了我的身心。『锻炼』一词儿可以解释瑜珈的作用：当你锻炼捶打金属时，你让它变得强壮有韧性。或者你可以拿一根铁条并敲打它（通常用来敲打的是另一块铁），这么做会把铁条转变为磁铁。瑜珈让你保持结实而有弹性，并且使你所有的细胞井然有序，为身心的系统找到中心点。这让我心情愉悦。当我和人们交谈时，对我而言很重要而必须记得的是：一般来说他们与我同在，而且能够进入当下的状况；与此同时，高收入族群通常令人惊讶地搞不清楚状况，这说法也适用于一般的记者。公众比起在媒体中的报导，对清楚认识事实的真相，投注更多的关切。

做完瑜伽之后我用「这是困难的日子」

这个句子做了一首类似诗的作品。当我抵达工作室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了。

URGENT!

These are difficult days
We must save the world— now.

Or lose

The change from Capitalism to a
green economy is easy

We know what to do

What's good for the planet

Is good for people

Vote Green.

Vivienne Westwood ♡

我们用了中餐：沙拉——材料是生菜、煮熟的甜根菜、蛋与核桃；酱汁——混合了蒜头、柠檬还有油。我总是把生菜之类的食物带到工作的地方作为午餐。良好的饮食，以及保持好身材的秘诀是，尽可能自己准备自己要吃的食物。

我把之前提到的宣传摺页寄给潘基文，这样他就可以在我们会面之前先读过。

安德瑞亚到义大利去，为金色标签作准备工作。他接着会从那里搭火车去见他的家人，一起过万圣节。

这天其余的时间我拒绝了一切干扰，设法完成了红色标签布料的分配计划。我很开心能把我的『诗』

加进一个打印的图样，而且把我的文化之心涂鸦作为刺绣图案。对真正文化的需求（而非消费）在我的行动主义中占了一大半的比重。这天结束时我感到快乐。



现在让我们回到九月初的时候，那时我是多么希望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答案是yes（赞成）。

9月1日，星期一：我接受了苏格兰时装协会所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我对格子图案的热爱与获颁这奖项很有关联。在发表感言时，我借机谈到投赞成票的重要性。你们需要读一读我的分析『[终结资本主义](#)』

，如此一来我就不必重复说明。我把重点放在民主的理念。在英格兰，除了主要的两党，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没有民主。我在演讲时提到：「我们英格兰人必须对我们的政府进行抗争；你们（苏格兰）可以有你们想要的政府。」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苏格兰或英格兰的年轻人在之后都跑来对我所做的演说表达感谢。他们都想投赞成票，也都清楚自己投赞成票的原因。我注意到，保罗·韦勒的儿女似乎对私人银行的意图知之甚详。



"WHAT'S GOOD FOR THE PLANET IS GOOD FOR THE ECONOMY"
"WHAT'S BAD FOR THE PLANET IS BAD FOR THE ECONOMY"

What's good for People is good for the planet.

對地球有益的，對經濟也是有益的；對地球有害的，對經濟也是有害的。對人類好的，對地球也好。

苏格兰有机会可以解开政府带着我们陷入的资本主义陷阱，建立一个奠基于人

民力量、具有真实价值的经济体系（参见[绿色经济](#)）。

英国是个小岛，但它却极富信誉。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和地理上都是幸运的；金融上则位处英语系国家的中心。它也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赞成（苏格兰独立）的结果将对世界发送一阵冲击波，促使苏格兰成为拯救地球的催化剂。

除了以再生能源为起头而建立的新经济模式，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不这么做，失控的气候变迁将会征服我们。

9月14日，星期日：红色标签时装秀，伦敦。我们的模特儿特别为苏格兰独立公投戴着『Yes』（赞成）的徽章，这场秀的主题则是『民主在英国』。



DeMOcRACY IN THE U.K.



9月4日，星期四：万亿基金会办了一个采用太阳能发电的派对。我发表了演说。（和『[终结资本主义](#)』这篇分析相同的内容。）

9月6日，星期六：参加在莎米家举办的派对。我和她的朋友们谈得很开心，尤其是桑迪·托克斯维格和她太太黛比。如往常一般，我的目标是让和我接触的人们更为投入停止气候变迁的诉求。



9月10日，星期三：为了即将登场的个人传记发行，我必须开始接受一些采访。今天这一场是每日电讯报的访问。我感到很开心，因为合作的是大概有20年没见的朋友克莉希·依蕾。她是最先对我所设计的时装感兴趣的记者之一。我对她的记忆从还在国王路的小店铺工作时开始，她是我们的常客，不仅保存着一路走来从我们这儿买的衣服，而且所有的衣服她都还持续地运用在穿搭上，今天也不例外。我们的衣服真的很适合她。

之后我到楼下加入克里斯蒂娜·亨德里克斯的摄影——

她穿着我们设计的礼服拍摄将刊登在好莱坞报导的照片，这是关于谁穿着什么走了红地毯，还有谁设计了这衣服之类的报导。之后安德瑞亚也设法加入了我们。克里斯蒂娜的演员丈夫杰弗瑞很喜欢他在一部政治电视剧里的角色。他们是快乐的一对。

9月17日，星期三：在公投前夕到苏格兰去，参加第4频道所举办`约翰·史诺

主持的辩论会。赞成和反对两方的攻防并驾齐驱。苏格兰独立的可能性让我觉得这是我整个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事件。那可能將發生的分裂可以導致改變，而在整个人類歷史中，從未有一刻像此刻般需要改革。

在辯論場我們贏了，好，但後續呢？

罗拉和我坐在我們所住的旅館喝飲料，兩三位賓客也加入我們，是一段有趣的對話。

第二天早上我們挺早就離開了，我對這可能發生的事件投入了如此多的關注與思考，到如今我並不在乎審判結果——精疲力盡了。

晚一點，我发现我確實在意，心想如果真的發生該有多好！我猜我之前已經有「這麼好的事情應該不太可能發生」的心理準備。

亚历克斯·萨尔蒙德是個真正的英雄。我所知最有趣的投票理由是：「我們如何得知，如果苏格兰政治家們贏了，他們不會像威斯敏斯特那些一樣壞？」贊成票在社交網路及青年族群中贏了。這股力量不會消失。

9月21日，星期日：气候大游行，從天普堤岸到國會。我和彼得·加布里埃尔、艾玛·汤普森和彼得·塔歇尔一起走在遊行隊伍的前線，這遊行大半由Avaaz（一個全球採取行動組織）所安排。感謝辛蒂和佩普做了組織動員，以及準備標語等工作，很多公司里的同事都來了。走在前線的我抵達國會附近，作完（一樣的）演講之後，遊行隊伍還持續地加入，那時也還有許多人在出發點天普等著出發。估計參與人數：40,000人。下次我們應該在海德公園舉行，更多志同道合的友伴。

遊行時我走在启·葛班波拉旁邊，他的雙腿癱瘓，坐在輪椅由他太太妮可推着走。你們聽說過他們的兒子赞恩嗎？二月時發生在英格兰的洪水中，赞恩在含有氰化氢的水淹到他們家那晚死了。同樣的氰化氢傷害了启的神經而致使他癱瘓。這雖然是相當為人所知的新聞，但那時我還沒聽說這件事。有關當局允許人們在附近的一處掩埋場丟棄這類的氰化物，但政府事發後卻規避責任，而且沒有提供任何的解釋或幫助。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赞恩·葛班波拉，七岁，最近在萨里所发生的洪水使他因氰化氢中毒死亡。

当政府在所有证据都显示出：一切用水力压裂采取页岩气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毒化水源、土地以及空气时，还试着要把这政策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想他们对待赞恩的行为。

9月24—27日，星期三 —

六：为了我们在星期六举行，以停止生态灭绝为主题的金色标签秀而到巴黎。



节目笔记：我知道我每次都重复一样的内容，山姆 — 发型，瓦尔 — 化妆，多米尼克 — 音乐，东尼 — 灯光；还有我最好也提一下做指甲的玛瑞翁，他们让事情进行得更为顺利。



多米尼克·埃姆里希为我们走秀的音乐作曲

这场秀得到很好的评价，当然，我自己也觉得很喜欢。

我们在巴黎待了几天，很不错。雅丝敏的小店正式开张了。除了造型师的工作之外，她还设计自己的内衣品牌：雅丝敏·艾斯拉米。这些衣物看来如此脆弱却又坚韧——

漂亮的东西。大家、安德瑞亚还有我都很喜爱雅丝敏，她总是笑容满面。

我们到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看佩鲁吉诺的展览，相当精彩。在国家美术馆也有很多他的作品。因为佩鲁吉诺启发了拉斐尔，那儿也展示了拉斐尔的画作，而拉斐尔的画则更深一层。我无法相信有任何事物可以达到如此深远的境地，但他做到了。突然间，安德瑞亚以坚决的口吻说：「没有人，没有人能画得像拉斐尔一般」。



5年前我从塞恩斯伯里超市买了这盆植物，照顾指南的最后一句是“用后丢弃植物”，我没照着做，从那时起它一直花开不断。花盆是天鹅造型。